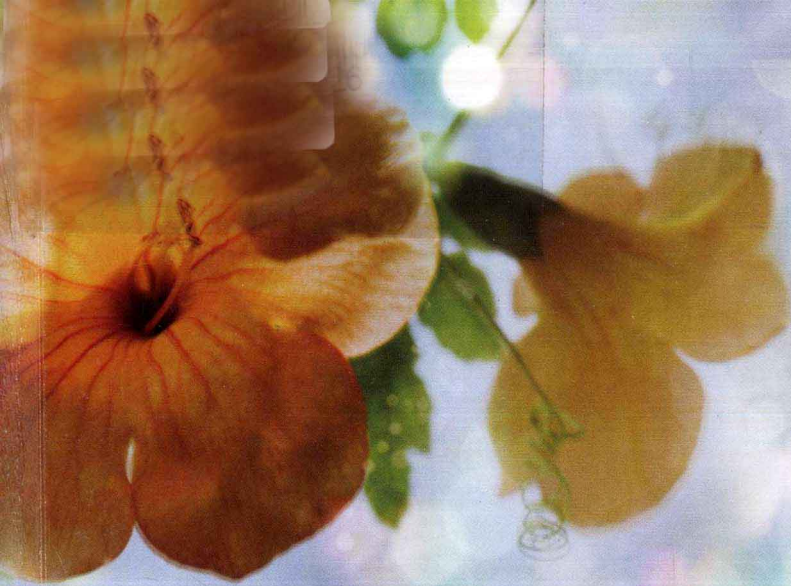




白光

连城三纪彦

Renjo Mikihiko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白光

(日) 连城三纪彦 著
林新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BYAKKOU》by RENJO MIKIHICO

Copyright @ 2008 RENJO MIKIHIC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ertified by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光 / (日) 连城三纪彦著; 林新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33-0697-3

I. ①白… II. ①连…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094号



白光

(日) 连城三纪彦 著; 林新生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武晓宇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李 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2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697-3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天快亮时，离世多年的亡妻突然在梦中对我嫣然一笑。

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的相见。

可是，醒来以后亡妻的身影却一直在我脑中徘徊，始终挥之不去。平日的梦，醒来后很快就会忘记梦里的内容，可是今天随着天色的转亮，意识的清醒，数十年前的亡妻的面容却反而像显影液里的底片似的，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清晰得是那样栩栩如生。

每到半夜之时，我都会醒过来，辗转反侧地想着一些事情，再慢慢重新入睡。然而，昨晚我像往常一样十点就寝，却罕见地一觉睡到黎明时分才猛然醒来。

睁开眼睛，窗帘上已经透过来一缕淡淡的晨光，无须再看时钟我便知道天已经快亮了。然后，我一直呆呆地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默默回想刚才的梦，可是，天花板上的木纹还未能辨别清楚的时候，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梦里似的迷迷糊糊的什么也记不清了……

自从过了古稀之年后，睡眠就如同一条沉积得满是淤泥的小河，变得越来越浅。

人说，上了岁数的人睡着时就像漂在河中，睡得很浅时像是被卡在混浊的浅滩上，睡得很沉时像是沉入了漆黑无边的河水深处，但并没有完全沉到水底，只是像一团淤泥那样一半陷进底部，一半在水中漂浮。如果完全沉入水底，那就意味着死去，再也无法从熟睡中浮出水面了……每天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心里总会无意识地这样想。

有时候，虽然自己感觉已经醒来了，但意识却仍像陷进水底的淤泥似的恍恍惚惚，我便以为自己已经死去。

七十岁过头的几年里，我总觉得自己离沉入水底不远了，感觉身体正一年不如一年，慢慢衰弱下去。可是自近一两年起，觉得身体内又像是多了一个自己，或是熟悉的朋友似的，似乎每天醒来并未意识到与昨天有任何改变……

“您起来了？”

儿媳聪子把门推开一道缝，探着头问道。

“嗯。”我回答。

“早饭……马上来吃吗？”

“哦。”我又回答了一声，然后闭上眼，总觉得自己也许就会这么死去了。

亡妻的面容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甚至比刚才梦里见到的更加真实。

我开始慢慢地把刚才梦中的情景又回想了一遍。

二十二岁时的妻子的面容总像隔着一扇朦朦胧胧的玻璃似的，隐隐约约地出现在眼前，我知道，那是火车车厢里的窗户。妻子正站在月台上，挥手向一位就要远去的男子送别……车窗另一边的男子，就是我自己。

那时自己是什么样的表情已经不得而知了，精神全都集中在微哭丧着脸的妻子身上了。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感情，只是木然地向外看着。

妻子像是流了眼泪，可是这层朦朦胧胧的玻璃仿佛过滤掉了她脸上的悲伤，只让我见到她的微笑。

一缕淡淡的笑容……也许还够不上微笑，正在从妻子黑黑的瞳孔中透出。以前，有位电影女演员拍摄肖像照片时总是摆出一副梦幻般的、注视着远方的微笑，这时妻子的表情就像是隔着几重模糊不清的玻璃，向我露出那种同样的微笑，注视着我。

二十二岁？

为什么那时妻子的岁数，竟能这样清楚地铭记在我的脑海深处？

我已经一点儿也记不起自己当年是多少岁了。既然记得比妻子大几岁，本该马上就能算出自己的年龄，可是不知为何，却总是记不清楚。但今年自己是七十五岁还清楚地记得……因此，如果自己真想算出当年自己多少岁应该不是难事，那是正处于人生重要关头的那年，现在首先记起的不是自己当时的年龄，而是那年妻子的岁数，还真是有些奇怪……

人生的重要关头？

梦里真能梦见自己人生中处于重要关头的那一刻？

那分明不是在做梦。我猛然想了起来。

天快亮时我虽然迷迷糊糊还在浅睡，但意识的一部分早已经苏醒了，我想起了几十年前妻子那时的面容。

那时的？

突然，周围响起一阵巨大的欢呼声。

家的附近有一所小学，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孩子们课前热闹的欢叫声，可是现在正值暑假，学校里应该是寂无人声，而且现在时间尚早，还没有到课前的时段……

原来这阵欢呼声是从我衰弱不堪的身体深处迸发出来的，周围的人群都在忘乎所以地高呼着“万岁——万岁！”……欢呼声震耳欲聋，几乎震碎了车窗上的玻璃，一直灌入我的耳中。只记得自己当时正坐在火车里，拼命想打开车窗探出头再看得更清楚些，可是车窗像是锈住了，完全打不开，坐在旁边的两位乘客也伸手前来帮忙，可是也没成功。于是自己慌忙用手抹了抹车窗上的雾气，伸出的手却在瞬间定格住了。

是的，顺序的确是这样的。不知道是谁伸手在车窗玻璃上抹了一把，于是，雾蒙蒙的车窗上留下了一片梧桐树叶形状的透明小框，我正是从那里看见了站在月台上的妻子的面容。妻子也凑近车窗，从那里透过窗户紧盯着我看……才露出微笑的。

不，当时我并未看清她脸上是否在笑，只是慌忙用新发的军装袖子使劲地擦拭起车窗玻璃来，于是看清了妻子身边人山人海的送别的人群。可是自己眼中能看见的却只有妻子的模样。

妻子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身边还站着我年幼的女儿，妻子正紧紧拉着女儿的小手。

女儿刚满四岁，身上穿着像是过七五三节^①时才穿的色彩艳丽的和服童装，拉住母亲的手里还抓着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是左手。这些细节至今还能记得十分清楚。

自己俯身靠在车窗上，狠狠地擦拭着窗玻璃，刚能看清妻子的身影时，瞬间，发车的铃声响了。火车喘着粗气开始慢慢启动，山呼海啸般的“万岁”的欢呼声更加起劲地响了起来，人们手中挥动的日本国旗聚成一片潮水似的波涛，可是站在月台上身处国旗的海洋中的妻子却静静地呆立着，一动也不动，直到她的面容渐渐远去，直到马上就要消失了……直至这一刻，我的目光才离开妻子，落在旁边站着的女儿身上。女儿就像模仿母亲似的，脸上也是微微露出笑容，对着渐渐远去的我——也就是她的父亲——挥手送别。也许她并不知道父亲要去哪儿，也不知道手里的日本国旗意味着什么，只是高高举起旗子，轻轻摆动着。可是至今我分明还记得她当时挥动的是左手。

女儿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思挥动着小旗，是母亲握住她的手在摇晃着，舞动着手里的旗子。

女儿本来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像被卷入呼喊“万岁”的漩涡中，身不由己地无心地微笑着……也许当初女儿并非学着大人的样子微笑着，反而倒是妻子在学着孩子的样子，脸上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笑容。

那是个寒风刺骨的冬夜，按理说车站月台上应该飘舞着大雪，可是照片一样清楚的记忆中，却连一片雪花也没有。

^① 日本为了庆祝小孩子的成长，男孩在三岁、五岁，女孩在三岁、七岁的十一月十五日参拜氏神的仪式节日。这一天小孩子一般都要盛装打扮。

窗外月台上的景象在蒸汽机车吐出的浓浓的水雾笼罩中渐渐模糊，一点一点地远去，因此留在记忆中的这段情景与其说是像照片一样留在记忆中，不如说像是一段让我经常回忆起来的纪录片或者电影。

而且，这段影像更像是无声电影时代的黑白影片，我能记起的场面中既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女儿手上的日本国旗和身上的和服也像黑白电影似的看不出颜色来，耳中能听到的就是那串发车的铃声，眼里能看见的只是那个瞬间妻子眼中透出一缕笑意……

其中……记忆最深的就是经历一个多月的艰辛旅程，我们被送上的那个位于南太平洋中的小岛，这段记忆又与离开车站时的一刻大不相同了。

那座岛上到处色彩都很浓郁，茫茫的大海和天空连成一色，都是那样湛蓝，就连白色的太阳光和暑气腾腾的大雨似乎也透着夺目的明媚颜色。

南太平洋上的小岛？

想到这里，仿佛自己又回到那座不知名的南太平洋上的小岛上。以前只在梦中才能回到那座岛上，可是最近明明醒着，却好像自己已经回到那座小岛上去了。刚才还在自家门前的院子里站着，可是回过神来一看，却突然发觉自己正身处于岛上的密林中，猛地大吃一惊……不，也许现在自己以为醒着，相反，却还在深深的睡眠中也说不定。躺在这间屋子床上的自己可能正是自己睡梦中见到的模样……真正的自己还是个年轻的士兵！趁着南太平洋上这座小岛上进行激烈战斗的间歇，疲惫不堪地躺在地下刚刚打了个盹儿，梦见了几十年后成为老人的自己的模样了也说不定。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我的脑子里正清楚地记得，自己已经是个经常容易忘事的

七十五岁的耄耋老人，刚才聪子催我吃饭的叫声，以及昨天的事情都像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似的很快就被遗忘了……

昨晚睡前有过什么事，为了何事发过愁……这些刚刚发生过的一切好像全都没有记住，相反，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般牢牢记着，仿佛昨天刚刚发生过。

就连按说早该遗忘的幼年时代的一桩桩小事，以及连小事都算不上的儿时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也都记得清清楚楚……

比如，五六岁时自己上街去看祭典，回家的半道上被人踩断了木屐上的带子，稍大些时夏天晚上跟着朋友钻在寺庙里大殿的香案下过了一夜……祭典之夜母亲身上浴衣的颜色、夜店的推车上挂着的风车的模样、寺庙周围成片地盛开着的萩花的白色，以及漆黑的半夜飘来的萩花浓烈得呛鼻的芬芳……还有小道上偶然碰见过一两次的行人，全都像发生在眼前似的。

就连近在眼前，多年照料自己生活的聪子，我有时也会突然记不清她的模样，可是已经过了七十年，自己路上遇见的那位走街串巷叫卖膏药的老先生，以及寒冬的雪道上摔倒在地时，搀起自己的那位好心的老妇人的样子却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已经老了，也许活不了多少年头了吧？

但是自己心里已经没有什么割舍不下的事，对于死亡也已经毫不畏惧，甚至觉得，自己就这么双眼一闭，悄悄地死去倒是最幸福不过的一件事了。不，最好是连幸福也感受不到，极其自然地离开人世就行了……就像挂在树上的一片枯叶，不知何时被风一吹，离开枝头，回归大地，这样自然而然地死去。

或许，自己对死还未那么想得开，只是对将来自己就像踩在一根极细的绳子上走钢丝似的生活，感到毫无信心，一心只想逃

避现实，回到过去也未可知……如若当真是诸事都由命运暗中主宰着的话，说不定是命运为了弥补我那时日不多的将来，而特地让我经常回到令人怀念的过去那些日子中去，好让我剩下的日子好过些。

随着身体日渐衰弱，回忆起的往事也真的越来越久远了。

不过，记起的往事越来越早，也许意味着自己很快就活到头了。每天每天，我都对着天花板回忆起以前发生过的各种往事，也许不久后能想起的事情也会慢慢枯竭，只是总也没有回忆够的只有过去的两段经历，就是战争中令人难忘的那一夜晚，伴随着“万岁”的呼喊声妻子微笑着把我送上死亡旅程的一刻，以及经历了漫长的海上颠簸，把我们送上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那段日子……发出灼人的光芒的太阳和四周碧蓝色的海面包围中的充满原始色彩的小岛。这两处情景过去曾经记起过无数次，却每回都像初次想起时一样鲜明地呈现在眼前，占据了我的头脑，占据了我全部身心。战后数十年中我的人生似乎都是在回忆这两个场面中度过似的。不，也许我真的只是在做梦，如果值得回忆的人生只有这样两个情景那也太没意思了吧。那座南太平洋的遥远的小岛，和故乡车站里的月台只是梦里见过……连那站在月台上紧紧拉住孩子的手，透过火车车窗玻璃向我露出的最后的微笑也是。

幸子。

突然脑子里想到了这个名字。

既不是站在月台上的妻子的名字，也不是女儿的名字，是哪位女子的名字呢……

究竟是谁的名字呢？像是记得昨天晚上因为这件事情儿子夫妇曾经反目相争……哦，对了，并不是吵架，而是不知接了谁的

电话，聪子突然气呼呼地告诉儿子：“是幸子的电话……说是明天又要过来。”

昨天晚上？

……那么昨天又是何时？

幸子……她又究竟是谁呢？

聪子忙了半天好不容易送走正要上班的丈夫立介，刚刚洗完衣物时电话就响了。

正在厨房的桌子上埋头做着暑假作业的女儿佳代拿起听筒听了听，便大声地向在院子里的聪子喊着：

“妈妈，电话——是幸子阿姨来的！”

聪子把手里最后一件丈夫的内衣在衣架上晾好后回到厨房，顺便看了一眼女儿画的漫画日记后说：

“这么画哪儿行？一点儿也不像，过会儿妈妈帮你画。”

然后，她不紧不慢地拿起女儿放在桌上的听筒。由于早就知道电话里妹妹幸子想说什么，她心里真懒得接这个电话。

“喂，姐。知道你这会儿正忙，实在对不起了。今天你方便吧？”

听筒里传来妹妹那嬉皮笑脸的声音，聪子只觉得心里一阵反感。

“哦，倒也说不上方便不方便，下午我要带佳代到牙科诊所看牙去，她有颗坏牙，我想趁暑假干脆拔了它算了。”

“那没关系，反正直子和佳代她们表姐妹俩关系这么好，让直子陪她去诊所就好啦。”

“可是大夫反复交代过，拔牙时我最好在身边，让直子一个人留在候诊室等着，我看总不合适吧？”

“完全没问题的啦。直子这孩子可乖了，而且早就习惯自己一

个人玩了，让她在候诊室等着一点儿都不用担心。”

“可是……喂，幸子。直子才刚四岁，你要去文化中心上课的话，至少也等到她上小学之后啊，啊，我可不是说帮你照顾直子嫌麻烦，这孩子确实挺乖的，和佳代也能玩到一起，可是你也得替她想想，整天扔下她自己出去总有点儿不合适吧？……现在正处于她培养性格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你要是为工作挣钱让我看看孩子还有的说，跑去听什么《源氏物语》^① 讲座，把孩子扔在我家，这多少……”

“可是我整天待在家不去学点东西总觉得闷得慌，这些年好歹把带孩子最累的时期给熬过去了，武彦这人虽然人也不错，可是总不能光靠他养活一辈子吧……我的想法和姐姐你不同，没想这辈子就在家做饭买菜伺候人了，我要让自己更充实一些。”

“看你老是把话说得那么好听，我看你就想自己偷懒出去玩吧？”聪子话里话外已经显露出看不惯妹妹这种做法的意思来了。

“姐，说到底你还是嫌麻烦不想帮我忙吧？不想帮我的话，昨晚你怎么不早说？”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明显冷淡了许多。

聪子也不想为这点事和妹妹翻脸，于是又装出笑脸对她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好吧，到时候你把她放在我这儿就是了，我想半天的话还是能应付的吧。”

对方一听这话语气马上又变回来了，又开始跟姐姐亲热地套起近乎来，聪子也陪着笑脸敷衍了几句后便挂断了电话。

这位性格张扬、时尚火辣的妹妹从小就和聪子不和，虽然在旁

① 《源氏物语》，紫式部著，日本的古典文学名著，描写了日本平安京时期风貌和贵族宫廷争斗，以及许多凄美的爱情故事。是日本古典文学的杰作。

人眼里看来两姐妹亲亲热热，但暗地里拌嘴吵架是家常便饭。可是知道吵过架的也只有姐妹俩自己，表面上看来好像关系好得很似的。也许连父母也深信这姐妹俩关系不错。对于这位性格乖张的妹妹，聪子虽然经常满肚子气，但最后抬起杠来又总是让着她。

这些年都是以妹妹幸子任性耍脾气，姐姐聪子吞声忍让她一步的这种方式走过来的。直到现在她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家，过着各自的生活，两人的关系还依然是老样子。

如果只是每星期帮着看半天孩子，好让幸子到文化中心学点东西的话，聪子对帮忙照看外甥女直子其实并无怨言。直子从性格上看和她母亲正相反，既乖巧听话，又不多事，照看她并不费太多精力。不过好笑的是，这位外甥女脾气也实在太像自己了，今年才四岁大，听话归听话，可是骨子里总让人感觉隐藏着一股犟强之感。因此聪子对这位外甥女总是喜欢不起来。相反，自己的女儿佳代又反过来显得特别任性，爱耍脾气爱打扮，样样都和小姨幸子一模一样。

小姐妹俩从外表上看，的确就像妹妹电话里所说的那样很合得来，可是聪子早就发现，她们俩看似玩得不错，但其实很像自己和妹妹小时候的关系，内心里多少有点儿相互都讨厌对方。

可是，聪子不愿意让妹妹每周四把直子送到自己这里，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

幸子从四月开始每周都有一天要到文化中心去听讲座的事虽然不假，但其实她除了学习《源氏物语》外，还另有其他目的。

两星期前的星期四，幸子的丈夫武彦突然来了电话，他说：

“大姐，下午公司正好派我到你们家附近办点儿事，方便的话想请你出来见个面……有些话想当面对你说。”

听口气，妹夫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于是聪子也放心地答应了下来，按照约定来到车站前的一家咖啡馆找到了他。

“幸子……好像在外头有男人了。”

妹夫开门见山地突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上星期她也说是要到文化中心听讲座，把我们家直子送到大姐家了吧？我看她去文化中心这件事虽然是真的，可是她和同去那里的一位大学生的关系好像……”

“大学生？”

聪子反问道。

妹夫武彦用手扶住眼镜框，像是试试戴得是否合适似的上下调整了两下。见到他这个罕见的神经质的动作，聪子心里已经认定，看来幸子在外面有了不正当关系的事绝非空穴来风。

武彦长得端端正正，外表显得特别老实厚道，第一眼看他时也许让人觉得很不好相处，但看他露出腼腆的笑容时，又让人感觉他像个好好先生似的极好说话。聪子对他很有好感，事实上他的确也是个度量很大的男人。可以想象，妹妹之所以选择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做自己的丈夫，一定是看中了他脾气好，能容忍自己的任性这个优点。可是无论脾气多好的男人，对于妻子出轨这种事可就得另说了。

第一次见到妹夫这种神经质的表情，聪子虽然心里大吃一惊，但是她却忍不住带着几分奇怪地笑出声来，说道：

“真对不起，可是……真像电视剧里见到的那样，男人在有心事发愁的时候脸上虽然不动声色，但却总爱在太阳穴和眼镜框上摸来摸去……我还以为这种镜头太俗气了，没想到男人遇见事儿时还真是这样。你姐夫就不是这样，所以我老觉得电视剧里在瞎说，总

拿它当笑话讲。”

武彦盯着哈哈笑着的聪子，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想了想，似乎明白了聪子话里的意思似的问道：

“这么说，大姐你也有过婚外情……”

聪子一听，马上摇了摇头回答：

“正相反……有婚外情的是立介。他以为自己搞了婚外情我会忍不下这口气，没想到我根本就不理会。”

说罢，聪子的目光从武彦脸上转向门外的路上。

“姐夫的婚外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说不清是哪年开始的了……我是四五年前刚发现的，要说开始，那就更早了。我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翻出过他在新宿的酒店开房的收据……我虽然什么也不想问，不想说，但我心里已经有了底，我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而且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很深了。哦，对了，就是你们结婚一年还是两年的纪念日前不久我才发现的……那以后又过了几天，那天是星期天，他借口公司里有事就走了，那天我忘了是你还是幸子给我打了电话，说今天正好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晚上，要到新宿的那家酒店去吃晚饭，我当时一听，你们要去的酒店正好和立介开房偷欢的酒店是同一家，担心你们偶然在那里和他们撞上了大家都会很尴尬，后来我还对你们说，那个酒店太贵，吃不起，不如别去算了……你还记得吗？”

“这事我记得。那天电话就是我打的，正赶上老师的身体不好，我还担心请你参加我们的结婚纪念宴会是不是合适，因此打电话问了问病情。”

武彦称为老师的，不是别人，正是立介的母亲，也就是聪子的婆婆昭世。昭世在年轻时任职过老师，后来便把自己的学生武彦介

绍给了儿媳聪子的妹妹，也算是两人的媒人。婚后武彦仍然没有改口，还是把昭世称为“老师”，昭世去世后也仍然……

“姐夫现在已经不再搞婚外恋了吧？”

听到对方惴惴不安的问话后，聪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只见眼镜后面的目光竟是那样幼稚，就像惶恐不安地注视着老师的反应的小学生的目光——“这人的目光怎么是这样啊？”聪子一边在心里悄悄对自己说道，一边迎着武彦的目光摇了摇头。

“还在继续。”

她见武彦显得更加诧异，又接着回答：“大概是吧。”

“大姐……你简直就像在谈论别人的事情……”

“真的。”聪子真就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木然答道，“我也只能当做与我无关了，刚才告诉过你，我没理会他。真的，我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所以，关于那个女人是谁，虽然我已经猜到了七八分，但至今为止从未对立介提过这件事。”

“你都猜到她是谁了？”

“不止是猜到了，我手里连证据都有……其实就是他的部下。我看过他拿回来的公司外出旅行时的照片，她比我看上去年轻得多，而且长得非常漂亮。”

武彦刚想再说些什么，但聪子已经躲闪似的把目光投向了窗外，接着，她又说道：

“真对不起，本来是来倾听你的烦恼的，我却说了这些多余的话。请不要放在心上，只是想起这些陈年旧事，顺口把它说出来而已。还是说回幸子的事吧。我知道她的事对你造成很大伤害，我对此很不安，作为姐姐，我也感觉自己有责任。可是，你是怎么发现她外面有男人的……说实话，平时老觉得你大大咧咧，不会去琢磨